

文學初步讀物

# 火燒赤壁

羅貫中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## 本書說明

《火燒赤壁》這段故事是從三國演義上節錄下來的。  
《三國演義》是我國偉大的古典文學名著之一，它描述了漢末魏、蜀、吳三國紛爭的情形。曹操、劉備、孫權各據一方，相爭了數十年，結果由晉統一了中國。火燒赤壁是一個重要的大戰役，當時劉備還未得勢，被曹操所襲擊，敗退到夏口。曹操又以得勝之軍進攻東吳，劉備遂與東吳聯合，在長江一帶擺開了戰場，由周瑜統領大軍與曹操對敵。這故事是由曹操下書給周瑜，瑜毀書斬使開始的。在這個戰役中，劉備、孫權得了全勝，並從此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。因為這故事是節錄的，沒有保留原來的回目。插圖是從石印本上選下來的。

## 火燒赤壁

却說曹操知周瑜設書斬使，大怒，便喚蔡瑁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。操自為後軍，催督戰船，到三江口。早見東吳船隻，蔽江而來。為首一員大將，坐在船頭上大呼曰：『吾乃甘寧也！誰敢來與我決戰？』蔡瑁令弟蔡種前進。兩船將近，甘寧拈弓搭箭，望蔡種射來，應弦而倒。寧遂驅船大進，萬弩齊發。曹軍不能抵當。右邊蔣欽，左邊韓當，直衝入曹軍隊中。曹軍大半是有，徐之兵，素不習水戰，大江面上，戰船一擺，早立脚不住。甘寧等三路戰船，縱橫水面。周瑜又催船助戰。曹軍中箭着礮者，不計其數。從巳時直殺到未時，周瑜雖得利，只恐寡不敵衆，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。曹軍敗回，操登旱寨，再整軍士，喚蔡瑁、張允責之曰：『東吳兵少，反為所敗，是汝等不用心耳！』蔡瑁曰：『荊州水軍，久不操練，青、徐之軍，又素不習水戰，故爾致敗。今當先立水寨，令青、徐軍在中，荊州軍在外，每日教習精熟，方可用之。』操曰：『汝既為水軍都督，可以便宜從事，何必

巢我？」於是張、蔡二人，自去訓練水軍。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，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，小船居於內，可通往來。至晚點上燈火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紅。早寨三百餘里，煙火不絕。

却說周瑜得勝回寨，犒賞三軍，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。當夜瑜登高觀望，只見西邊火光接天。左右告曰：「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。」瑜亦心驚。次日，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，乃命收拾樓船一隻，帶着鼓樂，隨行健將數員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一齊上船迤邐前進。至操寨邊，瑜命下了礮石，樓船上鼓樂齊奏。瑜暗窺他水寨，大驚曰：「此深得水軍之妙也！」問：「水軍都督是誰？」左右曰：「蔡瑁、張允。」瑜思曰：「二人久居江東，諳習水戰，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，然後可以破曹。」正窺看間，早有曹軍飛報曹操，說周瑜偷看吾寨。操命縱船擒捉。瑜見水寨中旗號動，急救收起礮石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檣棹，望江面上如飛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時，周瑜的樓船，已離了十數里遠，追之不及，回報曹操。操問眾將曰：「昨日輸了一陣，挫動銳氣，今又被他深窺吾寨，吾當作何計破之？」言未畢，忽帳下一人出曰：「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。」曹操

大喜，視之，乃九江人，姓蔣，名幹，字子翼，見為帳下幕賓。操問曰：『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？』幹曰：『丞相放心。幹到江左，必委成功。』操問：『要將何物去？』幹曰：『只消一童隨往，二僕駕舟，其餘不用。』操甚喜，置酒與蔣幹送行。幹萬巾布袍，駕一隻小舟，徑到周瑜寨中，命傳報：『故人蔣幹相訪。』周瑜正在帳中議事，聞幹至，笑謂諸將曰：『說客至矣。』遂與眾將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眾將應命而去。瑜整衣冠，引從者數百，皆錦衣花帽，前後簇擁而出。蔣幹引一青衣小童，昂然而來。瑜拜迎之。幹曰：『公瑾別來無恙？』瑜曰：『子翼良苦。遠涉江湖，為曹氏作說客耶？』幹愕然曰：『吾久別足下，特來敘舊，奈何疑我作說客也？』瑜笑曰：『吾雖不及師曠之聰，聞絃歌而知雅意。』幹曰：『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請告退。』瑜笑而挽其臂曰：『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。既無此心，何速去也？』遂同入帳。敘禮畢，坐定，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。須臾，文官武將，各穿錦衣，帳下偏裨將校，都披銀鎧，分兩行而入。瑜都敘相見畢，就列於兩傍而坐，大張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輪換行酒。瑜告

衆官曰：『此吾同窗契友也。雖從江北到此，却不是曹家說客。公等勿疑。』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：『公可佩我劍作監酒。今日宴飲，但敘朋友交情；如有提起曹操與吳軍旅之事者，卽斬之。』太史慈應諾，按劍坐於席上。蔣幹驚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『吾自領軍以來，滴酒不飲；今日見了故人，又無疑忌，當飲一醉。』說罷，大笑暢飲。座上觥籌交錯。飲至半酣，瑜攜幹手，同步出帳外。左右軍士，皆全裝貫帶，持戈執戟而立。瑜曰：『吾之軍士，頗雄壯否？』幹曰：『真熊虎之士也。』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，糧草堆如山積。瑜曰：『吾之糧草，頗足備否？』幹曰：『兵精糧足，名不虛傳。』瑜佯醉大笑曰：『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，不曾望有今日。』幹曰：『以吾兄高才，實不為過。』瑜執幹手曰：『大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計必從，禍福共之。假使蘇秦、張儀、陸賈、鄒生復出，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動我心哉？』言罷大笑。蔣幹面如土色。瑜復攜幹入帳，會諸將再飲；因指諸將曰：『此皆江東之英雄。今日此會，可名「羣英會」。』飲至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瑜自起舞劍。

●蘇秦、張儀是戰國時代人，陸賈、鄒生是西漢人，都是能言善辯的說客謀士。

作歌。歌曰：

丈夫處世今立功名，立功名今慰平生。慰平生今吾將醉；吾將醉今

發狂吟！

歌罷，滿座歡笑。至夜深，幹解曰：『不勝酒力矣。』瑜命撤席，諸將辭出。瑜曰：『久不與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』於是佯作大醉之狀，攜幹入帳共寢。瑜和衣臥倒，嘔吐狼籍。蔣幹如何睡得着，伏枕聽時，軍中鼓打二更，起視殘燈尚明。看周瑜時，鼻息如雷。幹見帳內桌上，堆着一卷文書，乃起牀偷視之，却都是往來書信。內有一封，上寫『蔡瑁張允謹封』。幹大驚，暗讀之。書略曰：

某等降曹，非圖仕祿，迫於勢耳。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將操賊之首，獻於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關報。幸勿見疑。先此敬覆。

幹思曰：『原來蔡瑁、張允結連東吳！……』遂將書暗藏於衣內。再欲檢看他書時，牀上周瑜翻身，幹急滅燈就寢。瑜口內含糊曰：『子翼，我數日之內，教你看曹賊之首！』幹勉強應之。瑜又曰：『子翼，且住！……教你看



曹賊之首！……』及幹問之，瑜又睡着。幹伏於牀上，將近四更，只聽得有人入帳，喚曰：『都督醒否？』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，故問那人曰：『牀上睡着何人？』答曰：『都督請子翼同寢，何故忘却？』瑜懊悔曰：『吾平日未嘗飲醉；昨日醉後失事，不知可曾說甚言語？』那人曰：『江北有人到此。』瑜喝：『低聲！』便喚：『子翼。』蔣幹只妝睡着。瑜潛出帳。幹竊聽之，只聞有人在外曰：『張、蔡二都督道：「急切不得下手。」』後面言語頗低，聽不真實。少頃，瑜入帳，又喚『子翼』。蔣幹只是不應，蒙頭假睡。瑜亦解衣就寢。幹尋思：『周瑜是個精細人，天明尋書不見，必然害我。』睡至五更，幹起喚周瑜。瑜却睡着。幹戴上巾幘，潛步出帳，喚了小童，徑出轅門。軍士問：『先生那裏去？』幹曰：『吾在此恐誤都督事，權且告別。』軍士亦不阻擋。幹下船，飛棹回見曹操。操問：『子翼幹事若何？』幹曰：『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詞所能動也。』操怒曰：『事又不濟，反為所笑！』幹曰：『雖不能說周瑜，却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，乞退左右。』幹取出書信，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。操大怒曰：『二賊如此無禮耶！』即使喚蔡瑁、張允到帳下。操曰：『我欲使汝二人進兵。』瑁曰：『軍尚未曾

練熟，不可輕進。」操怒曰：「軍若練熟，吾首級獻於周郎矣！」蔡、張二人不知其意，驚慌不能回答。操喝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頭帳下，操方省悟曰：「吾中計矣！」衆將見殺了張、蔡二人，入問其故。操雖心中中計，却不肯認錯，乃謂衆將曰：「二人怠慢軍法，吾故斬之。」衆皆嗟呀不已。操於衆將內選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以代蔡、張二人之職。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「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剷除，吾無憂矣。」肅曰：「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賊不破乎？」瑜曰：「吾料諸將不知此計，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，想此謀亦不能瞞也。于敬試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當回報。」

魯肅領了周瑜言語，逕來舟中相探孔明。孔明接入小舟對坐。肅曰：「連日措辦軍務，有失聽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。」肅曰：「何喜？」孔明曰：「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。」說得魯肅失色問曰：「先生何由知之？」孔明曰：「這條計只好弄將幹。曹操雖被一時瞞過，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認錯耳。今蔡、張兩人既死，江東無患矣，如何不賀喜？吾聞曹操換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則這兩個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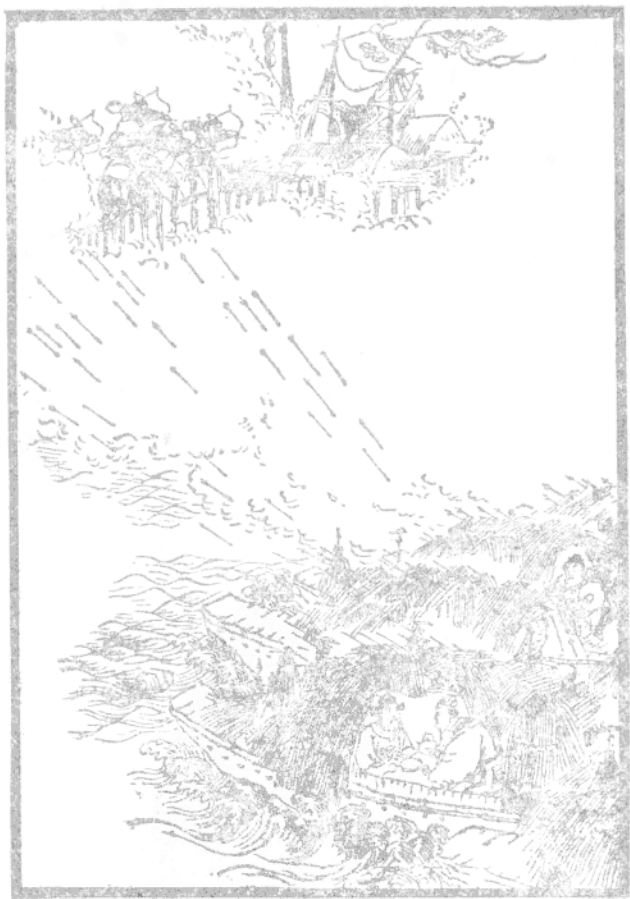
裏，好歹送了水軍性命。」魯肅聽了，開口不得，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，別孔明而回。孔明囑曰：「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。恐公瑾心懷妬忌，又要尋事害亮。」魯肅應諾而去，回見周瑜，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。瑜大驚曰：「此人決不可留！吾決意斬之！」肅勸曰：「若殺孔明，却被曹操笑也。」瑜曰：「吾自有公道斬之，教他死而無怨。」肅曰：「以何公道斬之？」瑜曰：「子敬休問，來日便見。」次日，聚衆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而至。坐定，瑜問孔明曰：「即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為先？」孔明曰：「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為先。」瑜曰：「先生之言，甚合愚意。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為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却。」孔明曰：「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。敢問十萬枝箭，何時要用？」瑜曰：「十日之內，可完辦否？」孔明曰：「操軍即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」瑜曰：「先生料幾日可完辦？」孔明曰：「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」瑜曰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孔明曰：「怎敢戲都督？願納軍令狀。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」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，置酒相待曰：「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」孔明曰：「今日已不及，

來日造起。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。『飲了數杯，辭去。』魯肅曰：『此人莫非詐乎？』瑜曰：『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對衆受了文書，他便兩臂生翅，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半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，都不與齊備。如此，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理說？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却來回報。』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曰：『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救我！』肅曰：『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？』孔明曰：『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船要軍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為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布兩邊。吾別有妙用。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。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；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。』肅允諾，却不解其意，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借船之事；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、翎毛、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『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。』

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并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調用。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。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『公召我來何意？』孔明曰：『特請

子敬同往取箭。』肅曰：『何處去取？』孔明曰：『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』遂命將二十隻船，用長索相連，徑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而進，果然是好大霧！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吶喊。魯肅驚曰：『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』孔明笑曰：『吾料曹操於重霧中，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』

却說曹操寨中，聽得擂鼓吶喊，毛玠、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『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。』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、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、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。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。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吊回，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一面擂鼓吶喊。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，二十隻船兩邊來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『謝丞相箭！』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裏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餘里。追之不及，曹操懊悔不已。



孔明借箭奇謀

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：『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。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餘箭。明日即將來射曹軍，却不甚便？』肅曰：『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？』孔明曰：『為將而不通天文，不識地理，不知奇門，不曉陰陽，不看陣圖，不明兵勢，是庸才也。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公瑾教我十日完辦，工匠料物，都不應手，將這一件風流罪過，明是要殺我；我命係於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？』魯肅拜服。

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萬餘枝。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入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驚，慨然歎曰：『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！』少頃，孔明入寨見周瑜。瑜下帳迎之，稱羨曰：『先生神算，使人敬服。』孔明曰：『詭譎小計，何足為奇？』瑜邀孔明入帳共飲。瑜曰：『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，瑜未有奇計，願先生教我。』孔明曰：『亮乃碌碌庸才，安有妙計？』瑜曰：『某昨觀曹操水寨，極其嚴整有法，非等閒可攻。思得一計，不知可否。先生幸為我一決之。』孔明曰：『都督且休言。各自寫於手內，看同也不同。』瑜大

喜，教取筆硯來，先自暗寫了，却送與孔明。孔明亦暗寫了。兩個移近坐榻，各出掌中之字，互相觀看，皆大笑。原來周瑜掌中字，乃一『火』字，孔明掌中亦一『火』字。瑜曰：『既我兩人所見相同，更無疑矣。幸勿漏泄。』孔明曰：『兩家公事，豈有漏泄之理？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，然必不為備。今都督儘行之可也。』飲罷分散，諸將皆不知其事。

却說曹操平地折了十五六萬箭，心中氣悶。荀攸進計曰：『江東有周瑜、諸葛亮二人用計，急切難破，可差人去東吳詐降，為奸細內應，以通消息，方可圖也。』操曰：『此言正合吾意。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？』攸曰：『蔡瑁被誅，蔡氏宗族，皆在軍中。瑁之族弟蔡中、蔡和現為副將。丞相可以恩結之，差往詐降東吳，必不見疑。』操從之，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：『汝二人可用些少軍士，去東吳詐降。但有動靜，使人密報。事成之後，重加封賞。休懷二心。』二人曰：『吾等妻子俱在荊州，安敢懷二心？丞相勿疑。某二人必取周瑜、諸葛亮之首，獻於麾下。』操厚賞之。次日，二人帶五百軍士，駕船數隻，順風望着南岸來。

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，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，稱是蔡瑁之弟蔡



和、蔡中特來投降。瑜喚入。二人哭拜曰：『吾兄無罪，被操賊所殺。吾二人欲報兄仇，特來投降。望賜收錄，願為前部。』瑜大喜，重賞二人，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。二人拜謝，以為中計。瑜密喚甘寧分付曰：『此二人不帶家小，非真投降，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。吾今欲將計就計，教他通報消息。汝可懇懇相待，就裏提防。至出兵之日，先要殺他兩個祭旗。汝切須小心，不可有誤。』甘寧領命而去。魯肅入見周瑜曰：『蔡中、蔡和之降，多應是詐，不可收用。』瑜叱曰：『彼因曹操殺其兄，欲報仇而來降，何詐之有？你若如此多疑，安能容天下之士乎？』肅默然而退，乃往告孔明。孔明笑而不言。肅曰：『孔明何故哂笑？』孔明曰：『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。大江隔遠，細作極難往來。操使蔡中、蔡和詐降，竊探我軍中事，公瑾將計就計，正要他通報消息。兵不厭詐，公瑾之謀是也。』肅方纔省悟。

却說周瑜夜坐帳中，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。瑜曰：『公覆夜至，必有良謀見教。』蓋曰：『彼眾我寡，不宜久持，何不用火攻之？』瑜曰：『誰教公獻此計？』蓋曰：『某出自己意，非他人之所教也。』瑜曰：『吾